

續
焚
書

李氏續焚書序

新安汪鼎甫，從卓吾先生十年，其片言隻字，收拾無遺。先生書既盡行，假託者衆，識者病之。鼎甫出其言善篇、續焚書、說書，使世知先生之言有關理性，而假託者之無以爲也。鼎甫亦有功於先生已。

澹園老人焦竑

讀卓吾老子書述

華亭洞初張鼐撰

卓吾死而其書重。卓吾之書重而真書、贗書并傳於天下。天下人具眼者少，故真書不能究其意；而贗書讀之，遂足以禍人。蓋人知卓吾爲後世著書，而不知其爲自己寫照。卓吾之面目精神不可見，而萬世猶能見之者，書也。

卓吾疾末世爲人之儒，假義理，設牆壁，種種章句解說，俱逐耳目之流，不認性命之源，遂以脫落世法之踪，破人間塗面登場之習，事可怪而心則真，跡若奇而腸則熱。且不直人世毀譽、生死不關其胸中，卽千歲以前，千歲以後，筆削是非，亦不能□其權度。總之，要人絕盡支蔓，直見本心，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朋友死交，武夫死戰而已。此惟世上第一機人能信受之，五濁世中那得有奇男子善讀卓吾書，別其非是者！今俗子僭其奇誕以自淫放，而甘心於小人之無忌憚，動輒甲乙筆墨，亂其手澤，而託言卓吾老子之遺書。夫一古人之書耳，有根本者下筆鑒定，則爲畫龍點睛；無根本者妄意標指，則爲刻舟記劍。嗟乎，我安得具眼之人讀卓吾氏之書哉！

或謂卓吾老子削髮奇，蓄髮奇，髡而髭鬚奇，誦經而葷血奇，爲不知死則又奇。余謂此非卓吾老子之精神面目也。卓吾卽不髡，不葷，不刎死，奇固自在。然則卓吾之書益難讀矣。今贗而溷者，是學其髡，學其葷血而刀鋸以死也，豈不誤人甚哉！信矣，卓吾之真書重也。真書重而贗書可以無辨。

汪鼎甫示我續焚書及說書而並求作三教鈔序。余謂鼎甫報卓吾恩，須訂定其真書，而列之目，傳於海內。雖然，此其功且在萬世，與真書不朽，寧止報一卓吾老子恩也！余不及見卓吾而喜讀卓吾書，遂書其語而歸之。

時萬曆戊午秋七月七夕後二日書於廣陵舟中。

鉤從先生遊九年所，朝夕左右未嘗須臾離也。稱事先生之久者無如鉤，宜知先生之真者亦無如鉤。顧鉤何足以知先生哉！則先生之自知也，先生自與天下萬世人共知之也。

先生一生無書不讀，無有懷而不吐。其無不讀也，若飢渴之於飲食，不至於飲足不已；其無不吐也，若茹物噎而不下，不盡至於嘔出亦不已。以故，一點獵自足天下萬世之是非，而一歎唾實關天下萬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已也。蓋言語真切至到，文辭驚天動地，能令聾者聰，曠者明，夢者覺，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靜，聒者結，腸冰者熱，心炎者冷，柴柵其中者自拔，倔強不降者亦無不意頰而心折焉。何若是感觸之靈通且異也！然卒以此不免，至自引決，則又非鉤之所敢知矣。

嗟乎，人誰不死，獨不得死所耳！一死而書益傳，名益重。蓋先生嘗自言曰：「一棒打殺李卓老，立成萬古之名。」一棒與引決，等死耳，先生豈死名者哉！至於今十有七年，昔之疑以釋，忌以平，怒以消，疑不惟釋且信，忌不惟平且喜，怒不惟消且德矣。海以內無不讀先生之書者，無不欲盡先生之書而讀之者，讀之不已或並其僞者而亦讀矣。夫僞爲先生者，套先生之口氣，冒先生之批評，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世不乏識者，固自能辨之。第寢至今日，坊間一切戲劇淫謔，刻本批點，動曰卓吾先生，耳食輩翕然豔之，其爲世道人心之害不淺，先生之靈必有餘恫矣。此則鉤所大懼也。

蓋先生之書未刻者種種不勝擢數。鈞既不能盡讀，年來餉口將母，又不暇讀。今不幸先慈棄捐，困苦哀毀之餘，卽欲一讀先生之書而不可得，奈何！徒爾朽藏以供笥蠹，是猶令日月不出而求熄爝火之光，不亦謬乎！此則鈞之大罪也。因搜未刻焚書及說書，與兄伯倫相研校讐。焚書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先生已自發明矣。說書先生自敍刻於龍湖者什二，未刻者什八。先以二種付之剞劂，餘俟次第刻之。

萬曆戊午夏仲新安門人汪本鈞書於虹玉齋中。

目錄

李氏續焚書序（焦竑）

讀卓吾老子書述（張鼐）

續刻李氏書序（莊本鈞）

卷一

書稟

答馬歷山	一
復馬歷山	三
與馬歷山	三
與陸天溥	四
與焦弱侯	四
與友人論文	五
復陶石賓	六
與方訥菴	七
與周友山	七
答劉敬臺	八
復李士龍	九
與焦弱侯	一
復丘長孺	一
與方伯雨	一
與周友山	一
答友人書	一
復焦弱侯	一
與方伯雨	一
與周友山	一
答劉敬臺	一
復陶石賓	一
與方訥菴	一
與周友山	一

與焦弱侯太史	一五	與焦弱侯	二五
與吳得常	一六	與馬伯時	二五
答來書	一七	與潘雪松	二六
答馬侍御	一八	與李惟清	二六
與耿楚倥	一八	與馬伯時	二七
與城老	一八	與焦漪園太史	二七
與耿克念	一九	復劉肖川	二九
答友人	二〇	復楊定見	三〇
與弱侯焦太史	二〇	與劉肖川	三〇
又	二二	與梅長公	三一
答李惟清	二二	與周貴卿	三一
答梅瓊宇	二二	復夏道甫	三二
與焦漪園	二三	與周友山	三二
與耿克念	二四	與夏道甫	三三
答駱副使	二四	復夏道甫	三三
答周友山	二四	與焦弱侯	三三

與友人書	三五
寄焦弱侯	三五
與鳳里	三七
與伯時馬侍御	三七
與友人	三八
與友人	三八
復梅客生	四〇
與潘雪松	四〇
與焦弱侯	四一
答高平馬大尹	四二
答代州劉戶曹敬臺	四二
^志 答劉晉川	四二
答藩王	四三
與焦弱侯	四三
與耿叔臺	四三
與夏道甫	四三
與汪鼎甫	四四
與焦弱侯	四四
與耿子健	四五
與焦從吾	四五
與汪鼎甫	四六
復焦漪園	四六
答僧心如	四六
與汪鼎甫	四七
與袁石浦	四七
復麻城人	四八
答耿楚侗	四八
與劉憲長	四八
別劉肖甫	四八
答鄧石陽	四九
與陶石賓	四九
復宋太守	四九

與楊定見	五〇	選錄暇車志叙	六二
與曾繼泉	五〇	說弧集叙	六三
與袁石浦	五〇	南詢錄叙	六三
卷二		序篇義	六四
序集		附 序言善篇(劉東星)	六五
開國小叙	五一	道教鈔小引	六六
史閣敘述	五二	聖教小引	六六
附 史閣款語(劉東星)	五四	書蘇文忠公外紀後	六七
壽焦太史尊翁後渠公八秩華誕序	五五	書應方卷後	六七
釋子須知序	五六	書小修手卷後	六八
壽劉晉川六十序	五七	西征奏議後語	六八
老人行敘	五九		
重刻五燈會元序	六〇		
壽王母田淑人九十序	六一		
自刻說書序	六二		
說彙			
汝師子友名字說	七〇		
窮途說	七一		
法華方便品說	七二		

金剛經說	七三
五宗說	七四
隱者說	七四
三教歸儒說	七五

論彙

論交難	七六
強臣論	七七
讒奸論	七八

卷三

讀史彙

陳靜誠	七九
劉伯溫	八〇
宋景濂	八一
李善長	八二

花將軍	八二
韓成	八二
馮勝	八三
羅義	八三
死難諸人	八三
高翔程濟	八四
劉璟王紳	八四
胡忠安	八四
姚恭靖	八五
岳正	八五
李賢	八六
李東陽	八六
楊廷和	八六
席書	八七
王驥	八八
楊善	八八

王文成 八九

王晉溪 八九

儲瓘 九〇

附 閱古事

裴耀卿疏救楊濬坐贓免笞辱准折贖 九〇

子伋子壽 九〇

衛玠問夢 九〇

庾公不遣的盧 九一

史魚禽息 九二

孔融有自然之性 九二

其思革子 九二

王維譏陶潛 九三

卷四

雜著彙

東土達磨 九四

九四

釋迦佛後 九四

書胡笳十八拍後 九五

書遺言後 九五

棲霞寺重新佛殿勸化文 九六

列衆僧職事 九七

追述潘見泉先生往會因由付其兒參將 九七

說法因由 九九

題孔子像於芝佛院 一〇〇

讀草廬朱文公贊 一〇〇

讀南華 一〇一

讀金縢 一〇一

李卓吾先生遺言 一〇一

卷五

詩彙

五七言古體 一〇三

一〇三

捲蓬根	一〇三
過桃園謁三義祠	一〇三
五言古體	
張陶亭逼除上山既還寫竹贈詩故以酬之	一〇四
哭承庵	一〇四
歌風臺	一〇五
登樓篇	一〇五
七言古體	
贈段善甫	一〇五
益荷	一〇六
五言絕句	
客吟四首	一〇六
汝陽道中	一〇七
觀音閣二首	一〇七
郭有道與黃叔度會遇處	一〇七
琴臺二首	一〇七
望海二首	一〇七
哭貴兒二首	一〇八
憶黃宜人二首	一〇八
初居湖上	一〇八
湖上逢方孝廉	一〇八
丘長孺訪余湖上兼有文玉戲袁中夫	一〇八
和丘長孺醉後別意	一〇九
答袁石公八首	一〇九
七言絕句	
三日風	一一〇
渡黃河	一一〇
到任城乃復方舟而進以侍御也	一一〇
掛劍臺	一一〇
聊城懷古二首	一一〇

讀杜少陵二首	一	一	因方子及戲陸仲鶴二首	一	一
大同城	一	一	詠古五首	一	一
觀兵城東門	一	一	感事二絕寄焦弱侯	一	一
同馬誠所出臨清闈	一	一	舟中和顧寶幢遺墨四首	一	一
彌陀寺	一	一	聽誦法華	一	一
輪藏殿看轉輪	一	一	繁中八絕	一	一
讀書燈	一	一	五言律		
贈閱藏師僧	一	一	樓頭春雨	一	一
送思修常順性近三上人往廣濟	一	一	觀張	一	一
黃梅禮祖塔	一	一	溫泉酬唱有序	一	一
讀李太史集	一	一	入山得焦弱侯書有感二首	一	一
和韻十首	一	一	雨後訪段嚴庵禪室兼懷焦弱侯舊友二首	一	一
讀顧沖菴辭疏	一	一	鉢盂庵聽誦華嚴並喜雨二首	一	一
春夜	一	一	哭袁大春坊	一	一
石潭卽事四絕	一	一	和壁間韻四首	一	一
知命偈似蕭拙齋四首	一	一	中秋見月感念承庵	一	一

雪後	一一一
除夕李士龍至得吾字	一二二
中秋月	一二一
中秋對月寫懷	一二一
清池白月咏似瀋國王二首	一二二
獨坐	一二三
偶遊	一二二
乍寒	一二二
暮雨	一二三
大智對兩	一二三
雨甚	一二三
初雪	一二三
至後大雪呼鄰人縫衣帶因感而賦之	一二三
送馬誠所侍御北還	一二四

初往招隱堂在謝公墩下三首 一二四
寄方子及提學二首 一二四

七言律

直沽送馬誠所兼呈若翁歷山

並高張二居士 一二五

顧沖菴登樓話別二首 一二五

望京懷雲中諸君子 一二五

薊北遊寄雲中歐江詞伯 一二六

江上望黃鶴樓 一二六

又八月雨雪似晉老和之 一二六

李見田邀遊東湖二律 一二六

使往通州問顧沖菴二首 一二六

繫中憶汪鼎甫南還 一二七

續焚書卷一

書集

答馬歷山

凡爲學皆爲窮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討自家性命下落。是故有棄官不顧者，有棄家不顧者，又有視其身若無有，至一麻一麥，鵠巢其頂而不知者。無他故焉，愛性命之極也。孰不愛性命，而卒棄置不愛者，所愛只於七尺之軀，所知只於百年之內而已，而不知自己性命悠久，實與天地作配於無疆。是以謂之凡民，謂之愚夫焉者也。

唯三教大聖人知之，故竭平生之力以窮之，雖得手應心之後，作用各各不同，然其不同者特面貌爾。既是分爲三人，安有同一面貌之理？強三人面貌而欲使之同，自是後人不智，何干三聖人事，曷不於三聖人之所以同者而日事探討乎？能探討而得其所以同，則不但三教聖人不得而自異，雖天地亦不得而自異也。非但天地不能自異於聖人，雖愚夫愚婦亦不敢自謂我實不同於天地也。夫婦也，天地也，既已同其元矣，而謂三教聖人各別可乎？則謂三教聖人不同者，眞妄也。「因地一聲」，道家教人參學之話頭也；「未生以前」，釋家教人參學之話頭也；「未發之中」，吾儒家教人參學之話頭也。同乎，不

同乎？唯真實爲己性命者默默自知之，此三教聖人所以同爲性命之所宗也。下此，皆非性命之學矣。雖各各著書立言，欲以垂訓後世，此不知正墮在好爲人師之病上。千古英傑，其可欺乎！又安能欺之乎！噫！已矣，勿言之矣。

承示私度數語，遂敢呵凍作答焉。竊謂象山先生自見宇宙二字，便信此心此理之無所不同，是生而知之聖人也，非從七篇中悟入也，特援七篇中語以自證據耳。若王先生乃自幼參玄，欲志於養生者，雖亦泛觀釋典諸書，總之未得而已。及病起入京，復得甘泉公商略白沙先生之學，然甘泉翁實實未得白沙之傳也。王先生才氣如此，肯甘心於死語，作醉夢人耶！則雖耳聞白沙之學，其神弗王，而故吾自在。直至龍場作宰，隨從二人與己同時病臥乎萬山之中，又思父親見任留都太宰，萬有不測，作萬世罪人，顛倒因循之極，乃得徹見真性。是困而知之聖人也，大非象山先生之比也。其屢屢設法教人先知後行，又復言知行合一，復言靜坐，卒以「致良知」三字爲定本，則以時方盛行朱學，雖象山先生亦不免數百年禪學之冤。嗚呼！陸子靜耳何曾聞一句禪語，目何曾見一句禪書乎？冤之甚矣，況王先生哉！反覆思惟，使人人知「致良知」三字出於大學、孟子，則可以脫禍，而其教亦因以行，此則王先生之善巧方便，千古大聖人所當讓美，所當讓德，所當讓才者也。前此而白沙先生，亦曾親見本來面目矣，幾曾敢露出半語乎？然非龍谿先生五六十年守其師說不少改變，亦未必靡然從風，一至此也。此則陽明王先生之幸，亦天下萬世之大幸。然則先生雖曰「困而知」，然及其知之，一也。使當時有一毫四三教之心，亦終無入德之地矣。草草奉復，幸終教之！